

夜 渡 金 沙

黄 新 廷

去年 5 月间 我沿着 1936 年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作了一次实地考察，再次踏上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这片神奇的土地。滔滔的金沙江水沿着哈巴雪山和云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由北向南直泻而下，流经此地被迎面屹立的玉龙雪山所阻。江水就象一条被激怒的蛟龙昂首摆尾来了个一百二十度的大转弯，由西向东奔腾咆哮而去，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挟持下逶迤东流，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大自然所创造的宏伟奇景使人叹为观止。这就是当年我二、六军团夜渡金沙，巧妙突破天险之地。

巍峨的雪山，陡峭的峡谷，奔腾的急流，绝无仅有的石鼓山口，加上神秘高寒的康藏高原历来是兵家禁地。历史上虽有诸葛亮“五月渡泸”忽必烈“革囊渡江”的成功先例，但都是政权在手、强兵对弱敌的情况下取得的。一支转战万里一无政权可依，二无援军可盼，强敌追截独立作战的红军在此突破天险，确实是前无古人，它需要领导者多么大的胆略和指战员们多么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啊！

1936 年 3 月 当红二、六军团长征进至贵州盘县地区时，接红军总部来电，要求红二、六军团伺机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我红二、六军团原准备在滇北元谋、龙街一带渡江，但我军先头部队刚跨过普渡河就被

敌军所阻 敌人集结了川、湘、滇、黔各军五支隊伍十几万人企图与我在功山以南普渡河以东决战，我如果坚持在此渡江势必造成十分不利局面。为此，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果断决定部队掉头南下，直奔昆明，一举攻占了富民县，前锋近逼昆明近郊的沙郎，突如其来的回伐捣巢，使敌人惊慌万状。急忙调兵遣将保卫昆明，我又乘敌慌乱调兵南下之际，挥师西进甩开了敌人。

敌人发现我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企图后，蒋介石急不可耐飞抵昆明，坐镇指挥，还带上龙云乘飞机在楚雄、大理、邓川、鹤庆一带沿江上空巡视。命令滇军孙渡、湘军李觉两个纵队沿滇西大道跟踪追击；命令川军郭汝栋、中央军樊松甫两个纵队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胜急进 抢先控制金沙江北岸。同时 调敌航空第五队（飞机 12 架）协同滇军空军（飞机 10 架）进行轰炸侦察 并调川军杨森、李家钰 30 个团在川南一带布防。

敌人以十数倍于我之兵力前堵后追，上有敌机轰炸侦察，下有民团骚扰，我能否甩开敌人主力争取数日时间成了渡江的一个关键。我军直逼昆明的策略行动，使我们摆脱了十几万敌人的追堵，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然后兵分两路加快行军速度向滇西挺进。右路六军团连克牟定、姚安、盐丰 左路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到达宾川，经过一夜激战夺取了宾川城。4 月 20 日与右路军在宾川汇合。宾川远离滇西大道，既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又非红军西进必经之处。我军攻打宾川的坚决行动和左右两路汇合宾川的军事态势，使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将取得宾川立足尔后夺取金江渡口，此渡口地势平坦便于

大部队行动，是与四方面军会师之捷径。敌指挥部匆忙调兵遣将，在永胜、华坪地域布下口袋待我就范，企图逼我在金江渡口背水一战，蒋介石怀着将一举吃掉红军主力的自喜心情，乘机飞临宾川上空，亲自视察阵势。就在他未捷自贺之时，我军却挥师北上直插鹤庆，我当时在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任团长，一路上我们都担任前卫任务，师里还将骑兵侦察连配属我团。4月23日我部先抵鹤庆。24日后续部队陆续达到。先后驻留了3天之久。这是我们挺进滇西以来部队第一次在一地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当时敌人认为金沙江水流湍急，没有渡江工具难以渡江，判定我集结鹤庆是要通过东北面的梓里铁索桥过江，因此，敌军统帅部命令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敌军两个纵队加快西进追赶，还通知距我较近的永胜，华坪两个纵队在江东布防，企图堵我过江。敌人还在永胜沿江修筑一百多座碉堡，强征壮丁两千名，编成十六江防大队。增调地主武装四五千名，并成立永华独立营，集结二百余众控制梓里铁索桥。总指挥部深知敌人的如意算盘，采取了真真假假声东击西的韬略，一方面部队前前后后在鹤庆驻留，貌似休整迷惑敌人；一方面立即派我们前卫团向丽江前进。4月23日，由师侦察连和我团侦察排组织的侦察分队到达鹤庆后即马不停蹄先头出发北上。团的主力稍事休息后，进行伪装，也立即前进。独占空中侦察优势的敌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鹤庆停留的大部队，我们前卫部队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于次日上午出现在丽江坝子上。

丽江位于玉龙雪山脚下，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城，为纳西族人民的聚居区。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反动统

治力量薄弱。纳西族民风淳朴，汉文化传播较久，不少人会讲汉语，久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红二、六军团进入滇西以来，一路上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争取开明士绅、救济贫苦百姓、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纳西族群众早有所闻。我侦察分队进驻丽江时，按照纳西族人民逢年过节用红色表示喜庆吉日的习俗每人做一朵大红花，当我们骑着高头大马，口衔红花，手持钢枪，队列整齐开进丽江，纪律严明，对人民和霭可亲，敌人那种‘红军红眉毛 绿眼睛 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宣传就不攻自破了。当我们前卫部队到达丽江时，丽江人民就推举出数百名群众代表在城南东元桥“接官亭”欢迎红军。他们手持彩旗 路边摆着香案 打着‘欢迎文军’的横幅 以表示对文明之师的敬意。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之后，在新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民鱼水交融的场面。这天丽江坝子天气晴朗，春意盎然，坝坡上山花烂漫。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一扫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自动整戎装、齐步伐高唱战歌向丽江城走去。我也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见景生情，不由得想到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的炽热感情和我们肩负的革命重担，顿时稍稍放松的情绪又被如何完成渡江大任的紧张思索所代替。当即命令骑兵分队马上出发到石鼓江边侦察敌情，查找船只，了解渡口水文、江情。石鼓距丽江约一百华里为丽江所辖，丽江实际上是我军此次渡江的前进基地。我们利用在丽江短暂停留时间紧张地完成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渡江动员，一方面广泛接触群众。开狱释放 48 名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政策，争取群众支援渡江。同时了解

敌情地形选择进军路线，为军团指挥部和后续部队到达创造有利条件，一直忙到深夜。次日凌晨 3 时部队就已整装出发，天空闪耀着稀疏的晨星，山风吹来带着几分寒意。寂静的山林，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被行军行列的火把照亮，横卧在丽江石鼓之间黑沉沉的铁架山被这条火炬红光拦腰切开。看着战士们矫健的步伐，望着他们手里高举的火炬，我的心里感到一阵激动：我们这个团有一千多人，红军中算是一个大团了。在洪湖苏区能攻善战，人民中享有盛誉。长征以来，在湖南瓦屋堂战斗中打湘军开通路，保证了军团的行动。在贵州佯攻贵阳，解放石阡，转战乌蒙山区。入滇后攻宣威夺宾川打了不少好仗，红军处在逆境，战士依然士气高昂，虽然老区来的不少战士已长眠地下，但是不少热血青年的加入，使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优良的战斗作风。从宾川到丽江连续行军作战 5 天，部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到一地，干部、战士自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争着抢着担负艰巨任务，令行禁止，团结战斗。战士手中的火把照亮了滇西大地，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我自己倍添了完成任务的勇气，有这样好的战士，有这样好的部队，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部队不觉已经爬上了铁架山的山顶，从山顶向下是数千米的陡坡，坎坷不平的小路越涧穿林崎岖而下。这时天已蒙蒙亮，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行军速度显著加快。经雄古、沙坝到下午一两点钟即到达石鼓镇。石鼓是一个小山镇，座落在玉龙雪山西麓的山坡上，依山顺势层叠着一些土木结构的建筑群，众多的草屋之中，间或有几幢砖房、木楼突起。听说镇内有明代嘉靖年间建立的一个记功碑，厚而圆

呈鼓形故而得名，只是渡江任务火急未敢偷暇观赏。镇子的脚下两百多米便是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向下俯视，金沙江的雄姿尽收眼底，镇子左右两侧是绵延数百米的玉龙雪山与云岭山脉，山高涧深，石鼓就成了北进藏区、南出滇西的唯一通道。我勒住满身湿漉漉的战马，仰首远眺，大江两岸高峰相望，江面宽阔，江漩频迭，水流湍急，向西望去，大江在两山之间穿行，江岸忽而坦阔，忽而窄陡，如卡住几处关隘。纵有重兵也难轻易通过；向北观看大江陡转，南岸高山屹立，岸边有五六米的峭壁向前延伸逐渐形成峡谷，部队无法行动。堵住石鼓山口。从石鼓以上渡江，是少兵胜强敌的理想渡江之处。面对大江我对总指挥部首长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为完成渡江北上的任务，贺龙、任弼时首长胸怀大略，审时度势，洞察地理民情，率领我们这支奔波万里在十几万敌军的围困堵截之中的一万七千名红军，决定性地走了佯动昆明、强攻宾川、集结鹤庆三着好棋，把十几万追兵甩在百里之外，疲命于筑碉守桥挖壕据守之中。当我们先锋部队饮马金沙江畔时，敌人正忙着在梓里桥边陈兵布袋，做着一举吃掉红军主力的黄粱美梦。我松开缰绳驰马江边，听取了侦察分队的敌情报告和找船情况；敌民团头领汪家鼎已在我到达之前将渡船全部撤到北岸，民团散布在江北一带山上，仅在石鼓渡口的海洛塘一处找到一只未来得及撤走的木船。根据获得的情报及总指挥部赋予前卫团的任务，我一方面向师首长汇报，一方面决定先利用这只小船在水势比较平缓的就近渡口先行渡江，占领东岸滩头，寻找船只，勘察渡口，为大部队过江创造条件。待部队在江南岸柳林、麻

子沟一带隐蔽集结待命渡江时。天已近黄昏，红日西沉，在夕阳余晖铺衬下，哈巴雪山更显得庄严雄伟，不一会儿，整个江面就被雪山的巨大身影所覆盖，时间在提醒我要加快渡江速度，我注视着眼前这一只能容下十几二十人的小木船沉思，如从江面宽约五百米的石鼓摆渡，往返一次需一小时，势必延缓过江时间。我随即与身边刚来的五名船工交谈，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和侦察部队现地侦察报告，我决定由船工掌舵组织部队拉纤，将木船拖到上游木瓜寨渡口过江。战士们经过岸边大休息，看见了渡船后情绪高昂。大多在洪湖长江边长大的小伙子争相拉纤，不知哪位战士唱起了川江号子，引起众人响应，号子声震撼了峡谷，余声回荡在山峰江水之间，久久不能消失。5华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我目测木瓜寨渡口江面宽约二百多米，约计往返一次需半小时，且对面松林密布，便于部队隐蔽，是个理想的渡江之处。部署了渡江掩护部队后，我与政委朱辉照、参谋长高利国同志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我先过江，组织部队占领滩头阵地，控制各制高点，在江东岸沿江侦察。政委、参谋长在西岸组织部队过江。当即我和通讯员乘上了第一船，由部队早选派好的一个加强班随我一同登船，三位船工掌舵摇橹，我在船头观察对岸四处动静，思索着过江后的行动。从船工们紧张严肃的表情上看得出他们也感到了手中舵橹的分量不比以往，他们熟练地驾着这不寻常的一叶小舟，忽而奋力疾驶，忽而轻松击水，很快地穿过激流到达彼岸。当我一脚踩到铺满卵石的江东岸时，心里感到一阵兴奋，关向应副政委“过江就是活路”的话语一下子变成了一条北上的坦

途。时间不容我在江边遐想，当第一支部队渡过江时，晚霞早已消失。天空由兰变灰，夜色很快笼罩了大地。我在东岸几个要点派出了警戒，并派部队迅速沿江北上，侦察敌情、地形，寻找船只渡口。由于敌情威胁不大，为加快渡江速度，命令部队点起松明火把，在两岸登陆点堆起篝火。不少热心的当地群众也打着火把来到江边帮助部队渡江，有些胆子大的孩童也好奇地来到江边目睹这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壮举。按照预定计划，我带领已过江的先头营沿江北上，队伍举着火把，行进在高低不平的坎坷江岸，大江奔腾南下，火龙雄壮北上。途中我们在松坪子得到了另一条木船，五名船工经过动员愿助我军渡江。这样，我们又分出一部分队伍在距木瓜寨仅六华里的木取独渡口过江，控制在手的滩头，两条木船的运力，众多船工支援，被我军神速行动吓昏未醒的民团，南方籍战士牵马泅渡成功的喜讯，大大加快了渡江的速度。经一夜奋战，我团于 25 日已全部渡江完毕，无一伤亡。红六师在江西岸也沿江北上，与我们隔岸并进。这样，石鼓以上百余里滩头四处渡口均在我控制之下。军团部和五师部队在丽江进一步发动群众，动员数十名木匠铁工扎木排，制简易渡江工具。贺龙同志还亲自给开明士绅写信，晓以救国大义，动员他们献出藏匿船只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并于 26 日到达石鼓。在木瓜寨、木取独、土可、格子四渡口，我军征得木船六只，木筏若干同时渡江。26 日军团部、五、六师一部已顺利过江。六军团也离开鹤庆，经九河、白汉场到达石鼓宿营。27 日又扩大了巨甸余化达渡口，集中七条木船、28 名船工在石鼓以上 120 华里地段全线渡江。我军通

宵达旦，夜以继日，上重下轻，梯次展开，形成渡江高潮，这天两军团主力大部均已渡江，总指挥部决定梯次收缩，最后留下上游余化达一个渡口由后卫部队通过。

过江后，我们刚到吾竹地区，上级即指示我们迅速占领巨甸以北的格鲁弯。此处由民团头目、土官汪家鼎率众据守，既对我渡江造成威胁，又是我翻越哈巴雪山唯一通道上的一个钉子。我们受领任务后，马不卸鞍、士不解甲，急速前进。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发现我军正在石鼓渡江，如梦惊醒，气急败坏，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循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鹤庆绕截红军的刘正富旅奉命从邓川以东调头向北赶赴石鼓，李觉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并派飞机到石鼓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所有这一切都徒劳了这位“委员长”。当敌人刘正富旅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到达石鼓镇时，未见到红军一个人影，只留给他两条醒目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 费心 请回 请回！”刘正富哭笑不得的表情和士兵们奔命有日，松一口气的情绪，总算回报了蒋介石“御驾亲征”的一番苦心。

我前卫团 27 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来到立马河口，占领格鲁弯。次日凌晨沿一条深涧从海拔 1800 米的河谷向上攀登，两边是原始森林覆盖的峭壁，山上山下气温差别很大。行至半腰处大崖屋附近，敌汪家鼎凭借雪山之险要隘口居高临下，投放垒石，开枪阻击我军前进。我当即命令行至就近的连队从左侧攀登迂迴至东山岩头向敌人开火，干净利落地打了一仗，汪敌落荒而逃。至此，我军顺利地完成了抢渡金沙江的重任，并打通了二、六军团进军

中旬、会师甘孜，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的道路。

难忘的草地征程

裴 周 玉

跨越草地是红军长征中人与自然斗争最严峻，牺牲最大，同时也是决定红军长征成败的一段艰难征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 我特撰写此文 以缅怀先烈。

（一）过草地之前红军遇到的困难

1936 年 8 月 红三军团（后改为红三军）十一团 由黑水芦花进到毛儿盖附近后，就准备过草地。这一段草地长达 500 余里 宽达 300 余里 而且高原寒冷 空气稀薄 气候多变 忽儿狂风大作 忽儿风雨交加 忽儿冰雹骤降 并有无数的深水泥潭，人畜陷进去，几分钟就被泥潭吞噬，因此红军通过草地，要有群众带路或按前面部队的路标指引前进。但当时根本不具备应付这些困难的条件：

（1）战士们身体普遍虚弱。因为红军进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后，经常缺少油盐、副食，就是青稞面也经常吃不饱，拖得骨瘦如柴，病员增多，这是红军战士过草地的最大困难。

（2）筹备物资工作无法完成。虽然上级动员每个人要

筹集 10 斤干粮 购买棉毛衣或羊皮、烈酒、辣椒等 而这是落后的贫困山区，部队又多，哪能实现呢？若买到一张羊皮捆在身上防寒也是最大的幸福。

(3)准备时间紧迫，部队不能花几天时间到几十里外去收购粮食、购买羊皮、衣服，只能在驻地附近寻找与购买 其难度之大 令人可想而知。

上述这些困难都是部队的实际问题，但是红军过草地的决心并未动摇。

（二）进入草地遇到史无前例的困难

红三军十一团 于 8 月 22 日 在团长邓国清 政委王平的领导下向草地开进，在七天的草地艰难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巨大困难，主要是：

(1)进入草地后行走极为艰难。草地所谓的路不是山间的羊肠小道，更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与公路，而是前卫部队人员和牲畜通过时，蹂躏留下的足迹。就是说 茫茫草地中，草萼被沾满泥浆或草萼踩入泥中，以及淤积的黑色水中被踩成黑色的泥水浆，这就是人畜能够通过的道路。

红三军团十一团进入茫茫的草地，首先遇到的是弹簧式与草甸一样的泥泞道路，踩上去软绵绵，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或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浆水草地，稍有粗心大意或踏踩不当时，就可能滑倒或滚到深水潭，轻则打湿衣服挨冻，重则由此残废或丧生。第一天行军虽然道路艰难，拖得大家精疲力竭，但全团未发生人畜伤亡事故。可

是第二天不仅遇到几个大的深水潭、大家只好绕着大弯通过，而且遇到许多十几米或几十米大小不等的泥潭陷井，这种小陷井的地貌与其它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吞噬人畜的陷井，所以在这种地段行进时，不论多么寒冷饥饿或疲劳，每个人都会立刻精神振作起来，聚精会神地来应付这种可怕局面，并下定决心 鼓起勇气 团结一致 克服困难 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或相互搀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应有的伤亡，即使这样还是有少数同志未能通过这种地段，如有的伤病员因饥饿、寒冷昏倒，跌滑进陷井而牺牲。又如我团三连一个战士在大路旁解大便，刚选择一个草茺蹲下时 就滑入泥潭 他拼命地挣扎 可越陷越深 虽然大家马上抢救，不仅未把他救上来，而且去抢救的战士也被滑下去。只是由于这位同志体弱，无力挣扎索性就卧倒在地上 故未陷进去而被抢救上来 使这位战友“因祸得福”。

（2）渡河的困难

草地河流虽然不多，水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河底又高低不平 水冷刺骨 加上大家的身体弱 肚子饥饿 抵抗能力差，经不起这种寒冷的刺激，只要稍加不慎，就有被水冲倒河里的危险。冲倒后即便抢救上岸，却很少能够生存下来。因为河水把衣服泡湿后，冻得全身发抖，且无衣服可换，别人也无衣服可借或赠送，即便别人帮助扶起，但寒冷难忍，更无力走路，便牺牲在草地上。所以每过一条河，团营首长都站在河两岸指挥，机关的同志站在河

岸，宣传鼓动组织部队过河，以防被水冲倒。对体弱者和病员，还要组织体强力气大的同志帮助搀扶或背着过河。即使这样精心安排，每次过一条水深一公尺的小河，十一团总有几个人不幸牺牲。

当时过草地的骡马比汽车、飞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有一匹马，每天在全团后尾收容掉队者，把一些危在旦夕的同志，驼着通过最困难地段或最危险的河流，使这些同志在关键时刻得到支持而走出草地。如三军团李大队长的坐骑累死后，自己又害病掉队，他见到我后，把党证交给我向我告别。我劝他吃点干粮，骑上我的马走了十几里，身体有了好转，第二天第三天我的马又给他骑过了两条河，终于使他走出了草地。另一位当过师政委的张平凯（后任山西军区副政委）因“左”倾错误领导者把他撤职，他自己背着一床夹被、一个皮袄、害病掉队在后面，我把他的行李交给饲养员帮助驮出草地，每天把马让他骑一段，给他一些干粮充饥，这样身体逐渐好转，终于走出了草地。

（3）缺少粮食没有食物

十一团进入毛儿盖，准备过草地前，部队就经常吃不饱肚子，而过草地每人要筹集 10 斤粮其困难更大。因无钱也无处可购买，就是麦田的麦子也早被前卫部队收买光了，我们就是走出十多里地，也很难收到麦子。十一团政治处二十余人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收到 100 余斤生青稞麦子，晒干后每人分不到 5 斤，有的连队只分到三四斤干粮，就凭这点粮食，要渡过七天的草地，其饥饿难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红军战士每天饿得难忍时，就像牛

羊一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喝几口冷水，或拔青草、摘树叶和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我只有 5 斤干粮 而且还要救济危难的战友，所以也要靠野草、树叶作主粮。每天到达宿营地，再疲劳也要找青草、树叶或草根，用洗脸盆熬成稀汤 作一顿‘好饭’吃饱肚子。而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膨胀发痛得打滚是常事，而第二天照样拔来煮着吃。若遇上干燥的地方宿营时，每个人都想找到一点食物充饥 如找老鼠洞 挖出老鼠熬汤解解馋 或拣香菇 找野菜等。至于有皮带或皮鞋者，虽然数量极少，但都要把它煮熟吃光。途中遇有前面部队死马的骨头，也要把血淋淋的骨头抢来啃着充饥。特别是掉队的伤病员，携带的干粮更少，只能依靠别人救济一点干粮度日，但救济的数量有限 只好靠喝冷水 吃野菜 树叶充饥 遇有前面部队人员或马匹拉下的粪便中还未消化的麦粒，也顾不得洗干净，就拣起来往嘴里塞，虽然采用各种办法来解决饥饿问题，但仍有许多掉队人员未能走出草地。

在严寒地带与缺少粮食的情况下，每天烧上一次开水，或熬一顿青草、树叶稀汤喝，有助于增加身体的热量，所以过草地时，要求各人携带准备烧水做饭的工具，并要求携带三五斤干柴，以备在缺柴草的水网地带烧开水做饭之用。因此每到宿营地后，大家就自己动手用泥块或草茆垒炉灶，烧开水做饭，而做饭的工具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茶缸、洋瓷大碗、洗脸盆、炒瓢。草地的水 都有腐臭味 喝下去呕吐、恶心 但为了缓解饥饿 水的臭味再大也得用它做饭烧开水解渴，并且都把晚上这顿煮熟的青草稀汤当作每天一次最好的享受和安慰。特别是做饭时，

见到无边无际、长蛇阵一样的火堆，到处闪烁发亮的情景时，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此起彼伏的说笑声与歌声，又响彻云霄。一切饥饿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4)晚上没有地方睡觉

在草地上饿着肚子每天行军五六十里，到了晚上能找到一个干燥舒适地方睡一觉，也是每个人最大的希望和恢复疲劳的好机会。可是水草地，多是水深没膝盖，或泥浆很深，或双脚踩下去能冒出水来的潮湿地。其次，晚上下大雨多，又没有雨伞、雨衣等工具，只能硬着头皮顶着，或几个人顶着一床被子，或把一件衣服当雨伞，而衣服淋湿后也无干燥的衣服替换，只好受冷挨冻。再次，晚上天冷，又无棉毛衣服，加上肚子饥饿，所以各连队都有不少人轻病冻饿成重病，甚至牺牲在草地上。十一团政治处 20 余人，每晚遇着有水或潮湿地宿营时，都三五人一个组，由刘随春主任指定各组安营扎寨的位置，我这个团特派员与俱乐部主任余非及保卫干事魏全为一组。每晚天黑前，拔上些草菟垒成一个高出水面的草土堆，再割一些野草放在土堆上，而后铺上背包或放上衣服，三个人就背靠着背，坐着度过难熬的夜晚，而且最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潭而丧生，所以再疲倦也难以入睡，或者我们三个轮流睡觉，以免发生不幸，至于刮大风或下大雨更无法睡觉，只好睁大眼睛，坐着熬到天亮，然后照样行军走路。只有最后一个晚上是在原始森林过的夜，这个森林古树稠密，到处荆棘交错，人钻不进去，前面部队在此搭好的窝棚，好似房屋一样避风、防雨，大家都称赞“洋房子”和“软席”床，叫人感到特别舒服。这是在草地上最幸

福的一夜。

（三）红军在草地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过草地时饥饿寒冷缺医少药，使部队的病员有增无减 而这些病员 既无医院可住 也没有担架可抬 完全依靠每个病员的坚强意志，拄着拐棍，跟随后尾日夜奔波。全军掉队人员每天有三四百人，虽然各团收容队都耐心帮助，使大多数掉队者每天都能赶上自己的部队，但也有不少同志牺牲在草地上，特别是快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倒下的同志成片成堆，多者几十人，其中有的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坐下好似在休息，等我们走近一叫或推拉时，他们早已与世长辞。目睹这些牺牲了的战友，我们虽无法掩埋他们的遗体，但我们仍把他们的尸体放平，盖上衣服或被褥，尔后脱帽致哀，鞠躬告别。幸存的同志互相搀扶着又继续向前行进。红一方面军过草地到底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确切的数字，聂荣臻元帅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写道：“环境的确是艰苦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样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的倒下了。”

红军经过七天的艰难跋涉，胜利地跨过了草地，国民党想把红军冻死、饿死在草地的企图破灭了。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以坚贞不屈所向无敌的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走出了泥潭水草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骄傲。